

《原子物理学》

第三章 量子力学初步

第7-8节课

本章课程内容回顾

- 康普顿散射
- 物质的波粒二象性
- 海森堡不确定关系
- 波函数及其统计解释
- 薛定谔方程
 - 自由粒子薛定谔方程
 - 含时薛定谔方程 (+ 势能)
 - 定态薛定谔方程 (势能不随时间变化)
 - 一维无限深方势井
 - 一维有限深方势井
 - 一维散射
 - 一维谐振子
 - 平均值与算符
- 氢原子的薛定谔方程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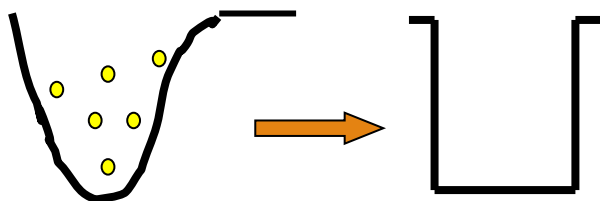
穿墙之术存在吗？



1986年， 大卫. 科波菲尔， 中国长城

有限深势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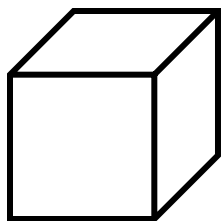
- 一维无限深势阱是实际情况的极端化和简化
- 实际情况的一些势阱: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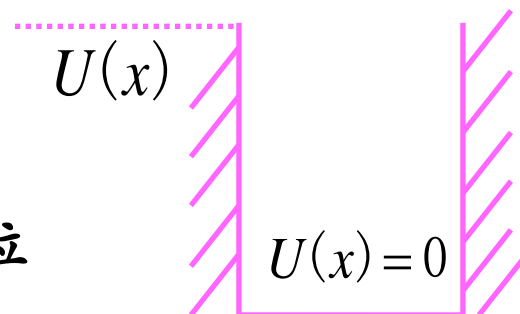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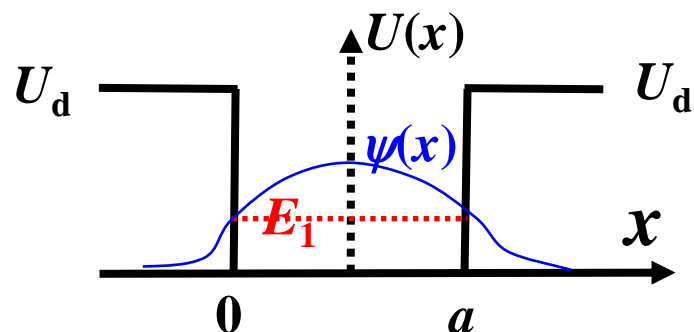
金属中的电子

金属中的自由电子在各晶格结点(正离子)形成的“周期场”中运动,它们不会自发地逃出金属。可以粗略地认为粒子被有限高的势能壁束缚在金属之中。

三维方势阱



分子束缚
在箱子内



方势阱

氢原子中的电子就是在三维库仑势阱中运动,不过“阱壁”不是直立的,而是按 $-1/r$ 分布。

一般解题步骤

- 应用步骤：

- 确定粒子的哈密顿量；
- 在全空间写出粒子的能量本征方程；

$$\hat{H}\phi(r) = E\phi(r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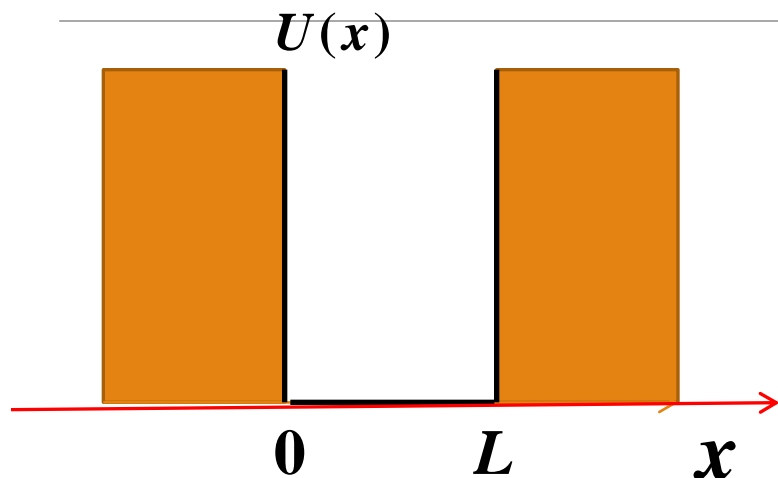
- 利用波函数的自然条件确定确定能量本征值和波函数。
 - ❖ 单值，连续，有限

- 处理的问题：

- 势阱中的粒子——粒子被束缚在某势场中；
- 势垒对粒子的散射——自由粒子入射到某势场中。

一维有限深势阱中的粒子

$$\hat{H}\phi(r) = E\phi(r)$$



$$U(x) = \begin{cases} U_0 & x < 0 \\ 0 & 0 < x < L \\ U_0 & x > L \end{cases}$$

在势阱内 $\frac{d^2\psi(x)}{dx^2} + \frac{2m}{\hbar^2} E \psi(x) = 0 \quad k^2 = \frac{2m}{\hbar^2} E$

$$\frac{d^2\psi(x)}{dx^2} + k^2 \psi(x) = 0$$

类似于无限深势阱的简谐

运动方程，解为正弦函数： $\psi(x) = A \sin(kx + \varphi_0)$

在势阱外，如果电子的能量小于阱深 U_0 ，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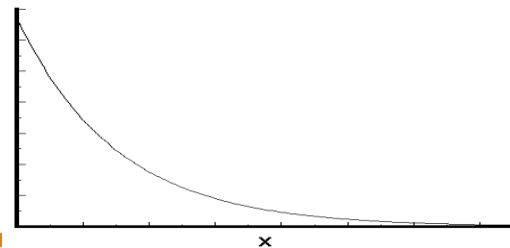
$$\frac{d^2\psi(x)}{dx^2} - \frac{8\pi^2m}{h^2}[U_0 - E]\psi(x) = 0$$

$$\frac{d^2\psi(x)}{dx^2} - k'^2\psi(x) = 0 \quad \longrightarrow \quad \psi(x) \sim e^{\pm k'x}$$

由于描述实物粒子的波函数必须有限，因此

$$\psi(x) = \begin{cases} A_+ e^{k'x} & x < 0 \\ A_- e^{-k'x} & x > L \end{cases} \quad \longrightarrow \quad |\psi(x)|^2 \neq \text{常数}$$

表明，阱外电子出现的概率成衰减关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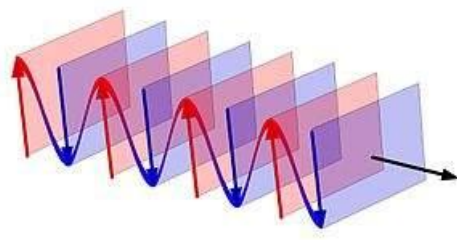
在势阱外，如果电子的能量大于阱深 U_0 ，则

$$\frac{d^2\psi(x)}{dx^2} + \frac{8\pi^2m}{h^2}[E - U_0]\psi(x) = 0$$

$$\frac{d^2\psi(x)}{dx^2} + k''^2\psi(x) = 0 \quad \Rightarrow \quad \psi(x) \sim e^{\pm ik''x}$$

阱外的情况可类比于弦很长的行波情况

$$\psi(x) = \begin{cases} A_+ e^{ik''x} & x < 0 \\ A_- e^{-ik''x} & x > L \end{cases} \quad \Rightarrow \quad |\psi(x)|^2 = \text{常数}$$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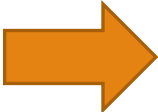
表明阱外的电子类似于自由粒子而不受束缚。

利用波函数在势阱边界连续（值和一阶导数值相等）的条件，并考虑粒子能量小于阱深，从而形成分立的能谱，

$$\frac{\sqrt{2mE_n}}{\hbar} L = n\pi - 2 \sin^{-1} \sqrt{\frac{E_n}{U_0}}, \quad n = 1, 2, 3, \dots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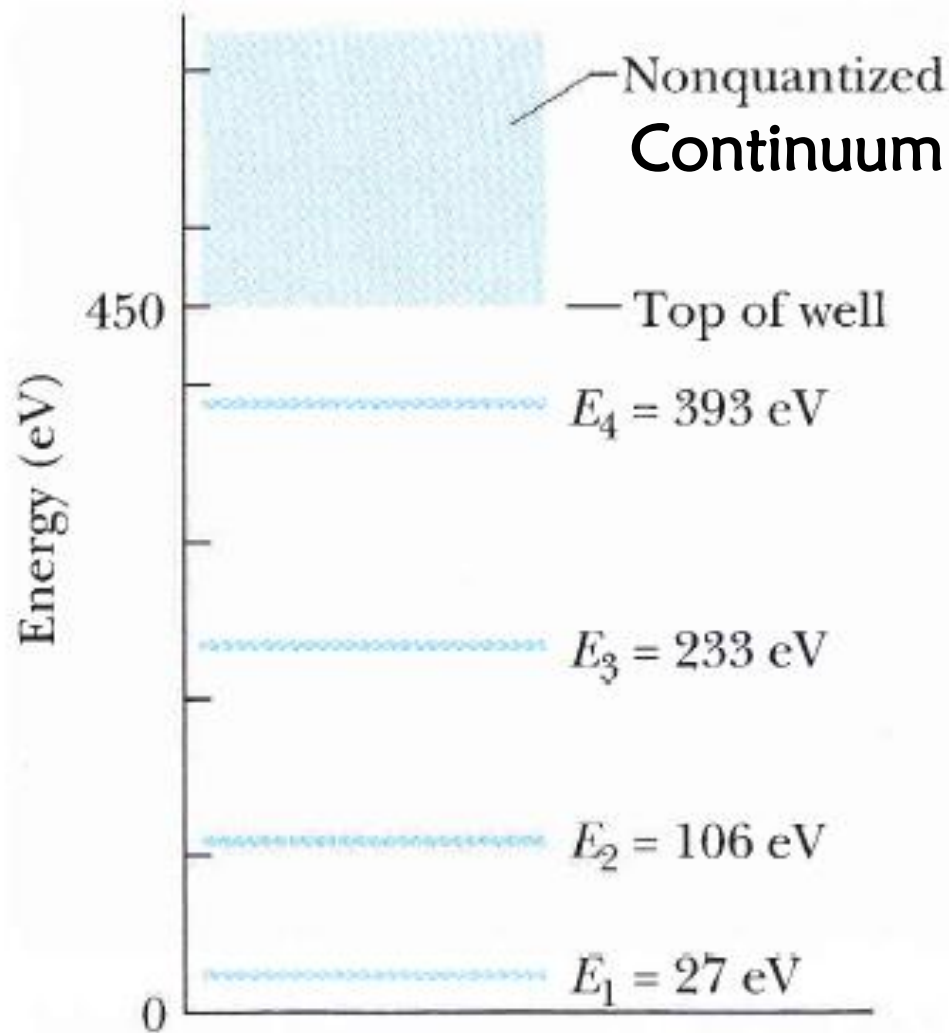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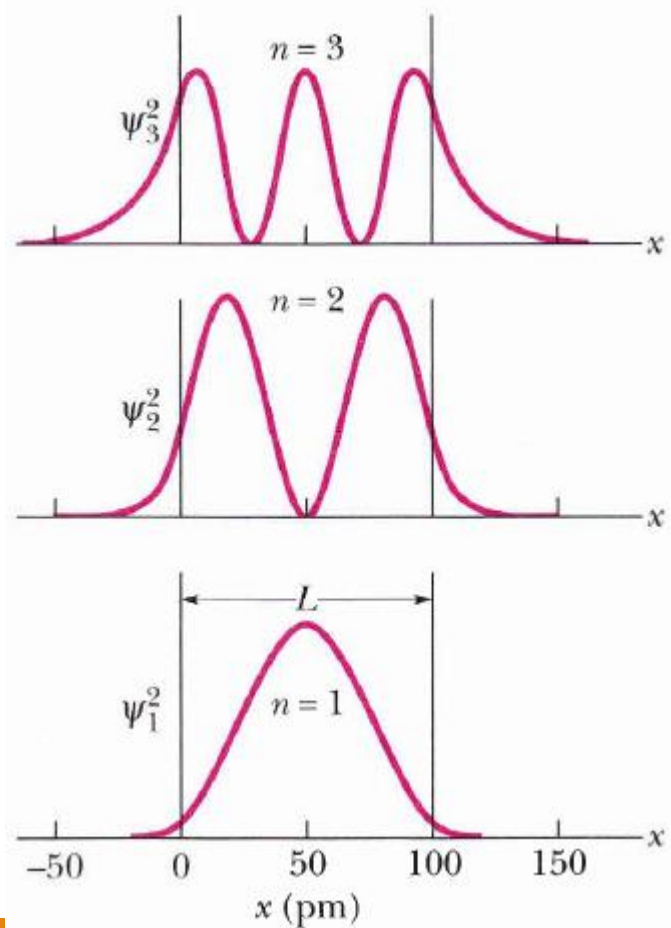
只能采用数值解来给出相应的能级。

无限深势阱 $U_0 \rightarrow \infty$


$$E_n = \frac{\hbar^2 \pi^2}{2mL^2} n^2, \quad n = 1, 2, 3, \dots$$

例：在阱高为450eV、阱宽为0.1nm有限势阱中的一个电子的几率分布与能级图。

解：根据数值计算结果，有



有限深和无限深势阱的区别

- 粒子在有限深势阱中，可以穿透（进入）势阱壁垒；

$$T \propto e^{-\frac{2a}{\hbar} \sqrt{2m(U_0 - E)}}$$

- 有限深势阱中，粒子在任意态时的能量比无限深势阱小；

$$\frac{\sqrt{2mE_n}}{\hbar} L = n\pi - 2 \sin^{-1} \sqrt{\frac{E_n}{U_0}}, \quad n = 1, 2, 3, \dots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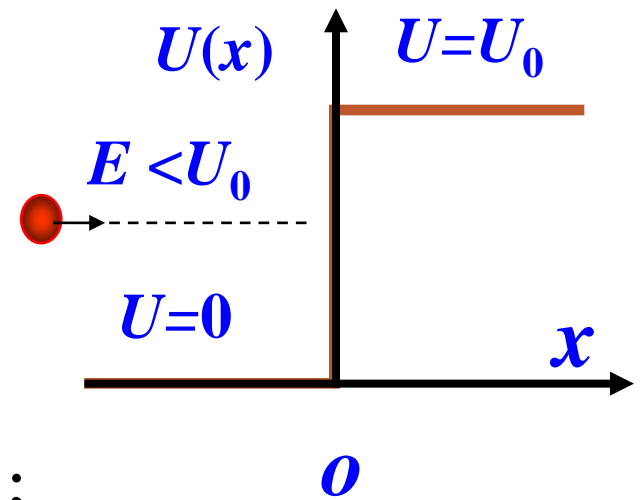
- 能量比势阱深度大的粒子将不受限制，其能量也不量子化。

一维散射问题

$$\hat{H}\phi(r) = E\phi(r)$$

- 粒子以确定能量 E 从远处入射到某给定势场中，确定粒子的波函数和位置分布。
- **矩形台阶势垒**（实际金属中的电子在表面处遇到的势是有限高的）

$$U(x) = \begin{cases} 0, & x < 0 \\ U_0, & x > 0 \end{cases}$$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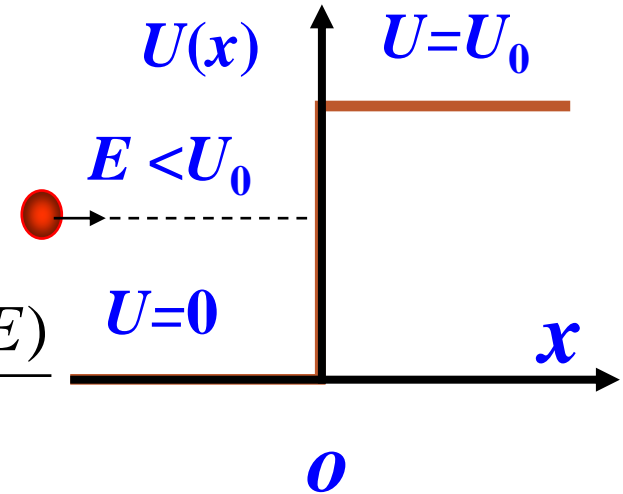
- 按照经典力学：
 - ✓ 当 $E > U_0$ 时，粒子可以进入 $x > 0$ 区；
 - ✓ 当 $E < U_0$ 时，粒子不可能进入 $x > 0$ 区，在垒壁处粒子被反弹回 $x < 0$ 区。
- 量子力学结果如何？

一维散射问题的量子力学解

- 薛定谔方程

$$x < 0: \frac{d^2\Phi}{dx^2} + k_1^2\Phi = 0 \quad k_1^2 = \frac{2mE}{\hbar^2}$$

$$x > 0: \frac{d^2\Phi}{dx^2} - k_2^2\Phi = 0 \quad k_2^2 = \frac{2m(U_0 - E)}{\hbar^2}$$



波函数的通解

$$\Phi_1(x) = Ae^{+ik_1x} + Be^{-ik_1x}$$

$$\Phi_2(x) = Ce^{-k_2x} + De^{+k_2x}$$

当 $x \rightarrow \infty$, 由波函数 Φ_2 有限 $\longrightarrow D=0$

一维散射波函数的物理图像

在两个区域的波函数分别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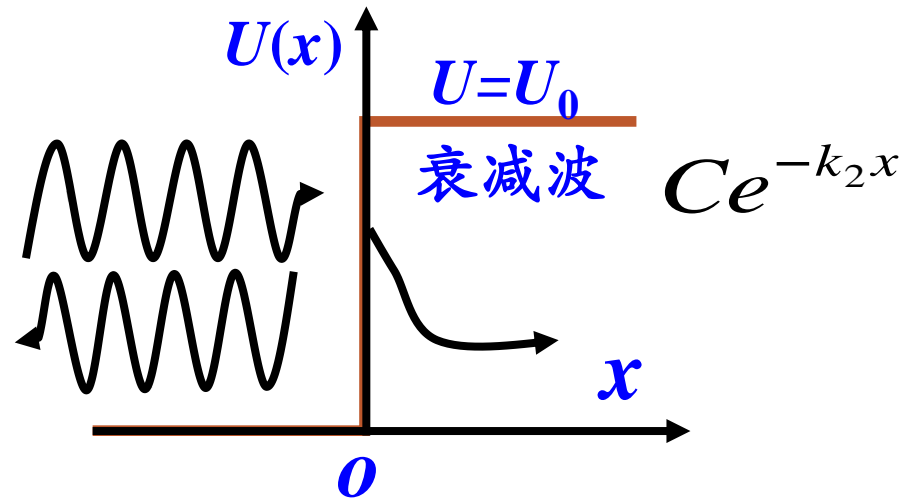
$$\Phi_1(x) = Ae^{+ik_1x} + Be^{-ik_1x}$$

$$\Phi_2(x) = Ce^{-k_2x}$$

波函数各部分的含义：

Ae^{+ik_1x} 入射波

Be^{-ik_1x} 反射波



经典理论：因为粒子的动能不可能小于零，所以粒子不能进入 $U > E$ （总能量）区域。

量子理论：粒子可以透入势垒，进入 $U > E$ （总能量）区域。

一维散射（量子隧道效应）

- 隧道效应（势垒贯穿）
- 自由粒子处遇到的势是有限高和有限宽的势垒：

$$U(x) = \begin{cases} U_0, & 0 < x < a \\ 0, & x < 0, x > a \end{cases}$$

利用薛定谔方程可以求得波函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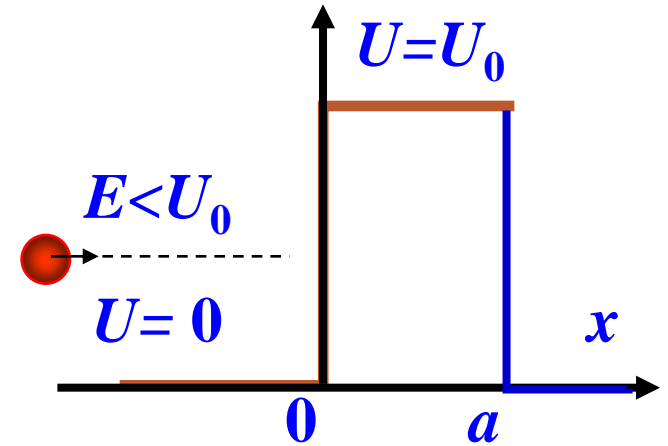
$$\Phi_1(x) = Ae^{+ikx} + Be^{-ikx} \quad \text{入射波+反射波}$$

$$\Phi_2(x) = De^{-k'x} + Fe^{+k'x} \quad \text{指数衰减波}$$

$$\Phi_3(x) = Ce^{+ikx} \quad \text{透射波（只有向右传播的波）}$$

$$\text{其中 } k = \sqrt{\frac{2mE}{\hbar^2}} \quad k' = \sqrt{\frac{2m(U_0 - E)}{\hbar^2}}$$

$$\hat{H}\phi(r) = E\phi(r)$$



待定常数 B 、 C 、 D 、 F
由下列边界条件确定：

$$\Phi_1(0) = \Phi_2(0) \quad \Phi_2(a) = \Phi_3(a)$$

$$\Phi_1'(0) = \Phi_2'(0) \quad \Phi_2'(a) = \Phi_3'(a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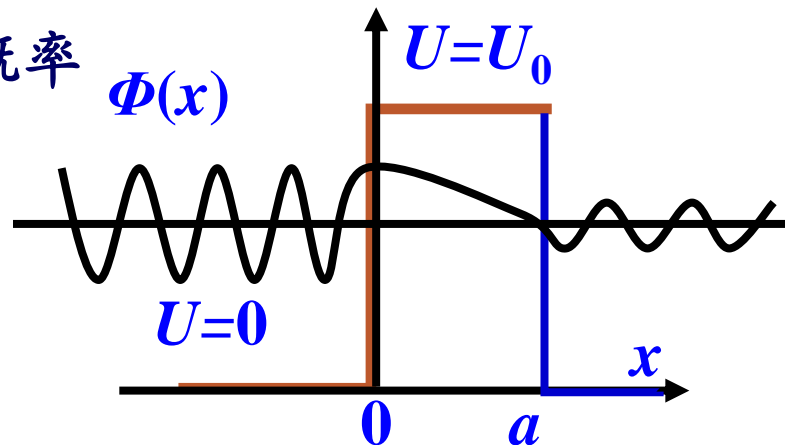
归一化条件 $\Rightarrow A$

粒子穿透势垒的概率（隧道效应）

透射系数 $T = \frac{|C|^2}{|A|^2}$: 粒子穿透势垒的概率

可以证明: $T \approx e^{-\frac{2a}{\hbar} \sqrt{2m(U_0 - E)}}$

可见: m 、 a 、 $(U_0 - E)$ 越小, 则穿透率 T 越大。



粒子的能量虽不足以超越势垒, 但在势垒中似乎有一个隧道, 能使少量粒子穿过而进入 $x > a$ 的区域, \Rightarrow **隧道效应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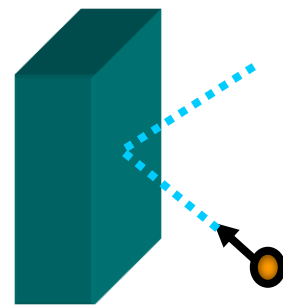
隧道效应的本质: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。

例如: 电子 $a = 2 \times 10^{-10} \text{ m}$, $(U_0 - E) = 1 \text{ eV} \rightarrow T \approx 0.81$

质子: $T \approx 10^{-38}$

向墙壁上扔一球, 按经典力学该球被墙壁反弹回来;

但按量子力学小球有可能进入墙壁中 (当 m 很大时, T 可能很小)



过度到经典：高、宽势垒

穿透概率/透射系数 $T \propto e^{-\frac{2D}{\hbar}\sqrt{2m(V_0-E)}}$

$$\begin{cases} D \uparrow \rightarrow T \downarrow \\ (V_0 - E) \uparrow \rightarrow T \downarrow \end{cases}$$

当 $V_0 - E = 5\text{eV}$ ，势垒宽度 D 约 50nm 时，
电子的穿透系数约为 10^{-430} ，此时隧道效应
在实际上已没有意义了，量子概念过渡到了经典。

怎样理解粒子通过势垒区?

经典物理：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。

量子物理：粒子有波动性，遵从不确定关系，

粒子穿过势垒区和能量守恒并不矛盾。

只要势垒区宽度 $\Delta x = a$ 不是无限大，

粒子能量就有不确定量 ΔE

$$E = \frac{p^2}{2m} \rightarrow \Delta E = \frac{2p\Delta p}{2m} = \frac{p\Delta p}{m}$$

$\Delta x = a$ 很小时， ΔP 和 ΔE 很大，以致可以有：

$$\Delta E > U_0 - E \rightarrow E + \Delta E > U_0$$

【问题】为什么在势垒区的动能可能是负值？

$$|\psi_2(x)|^2 = C^2 e^{-\frac{2}{\hbar} \sqrt{2m(V_0 - E)} x}$$

$$T \propto e^{-\frac{2D}{\hbar} \sqrt{2m(V_0 - E)}}$$

定义粒子的**穿透深度**为**位置不确定度**

$$e^{-1} \Rightarrow \sigma_x = \frac{\hbar}{2\sqrt{2m(V_0 - E)}}$$

相应的**动量不确定度**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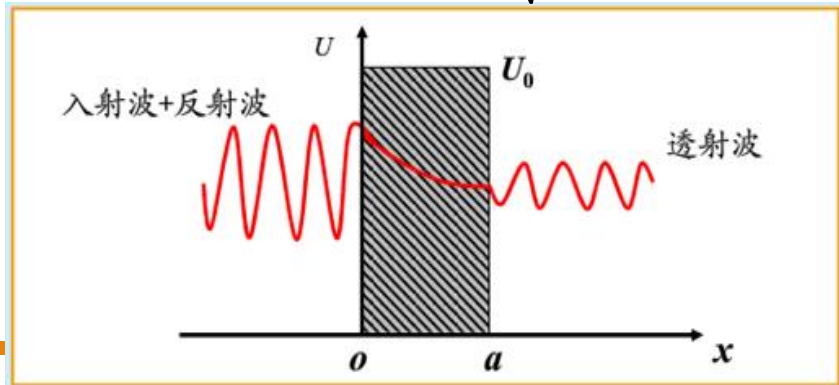
$$\sigma_{p_x} \geq \frac{\hbar}{2\sigma_x} = \sqrt{2m(V_0 - E)}$$

粒子进入的速度可以认为

$$v = \sigma_v = \frac{\sigma_p}{m} \geq \sqrt{\frac{2(V_0 - E)}{m}}$$

若在势垒内部距离表面为 d 处，几率衰减为表面处的 $1/e$ ，则 d 被定义为粒子在势垒中的**穿透深度**：

$$d \approx \frac{\hbar}{2\sqrt{2m(V_0 - E)}}$$



粒子进入的**时间不确定度**为

$$\sigma_t = \frac{\sigma_x}{v} \leq \frac{\hbar}{4(V_0 - E)}$$

由能量-时间不确定关系得到**能量的不确定度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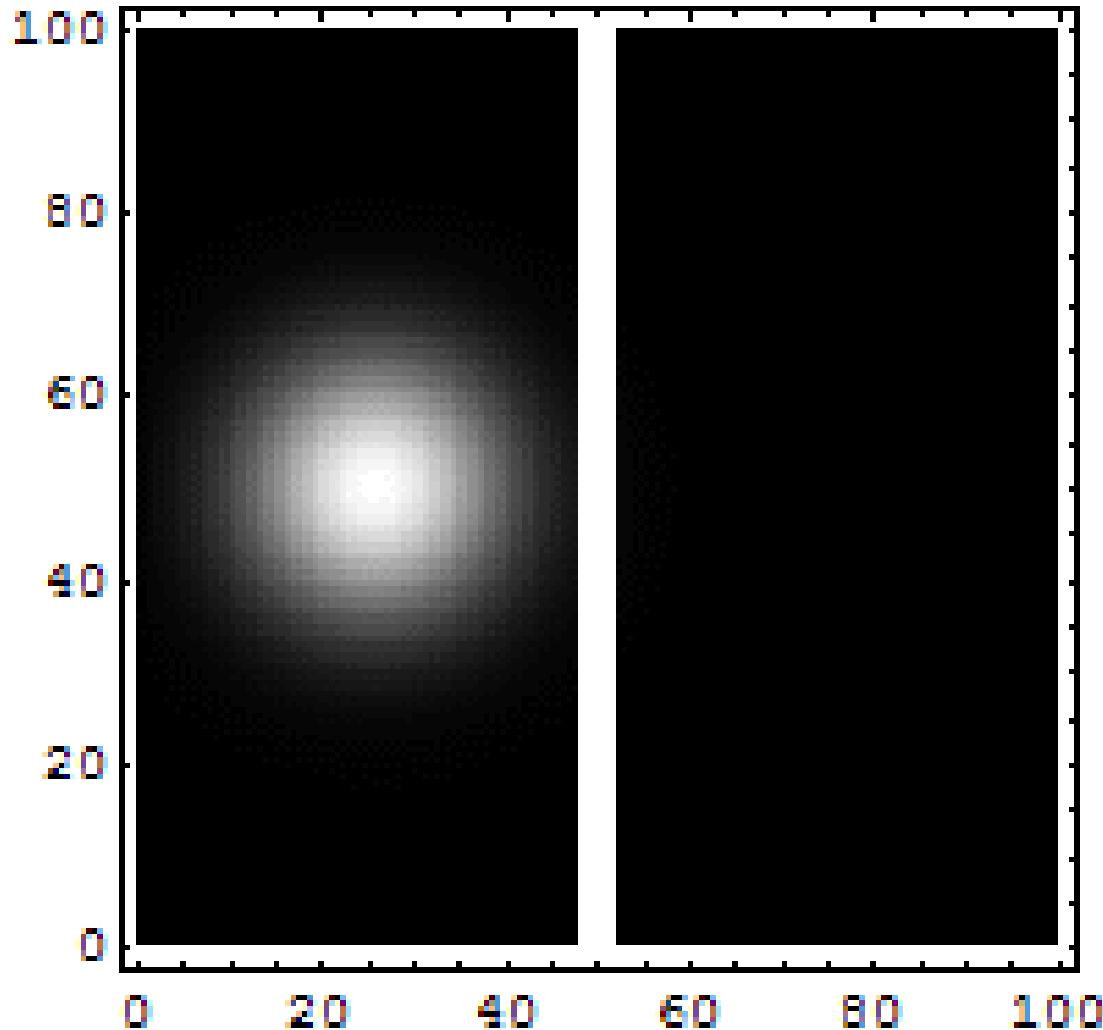
$$\sigma_E \geq \frac{\hbar}{2\sigma_t} \geq 2(V_0 - E)$$

因此，粒子的**动能不确定度**为

$$\sigma_K = E + \sigma_E - V_0 \geq V_0 - E$$

此时，**粒子的动能不确定度大于其名义上的负动能值**。负动能被不确定关系“掩盖”了，是一种观测不到的“虚”动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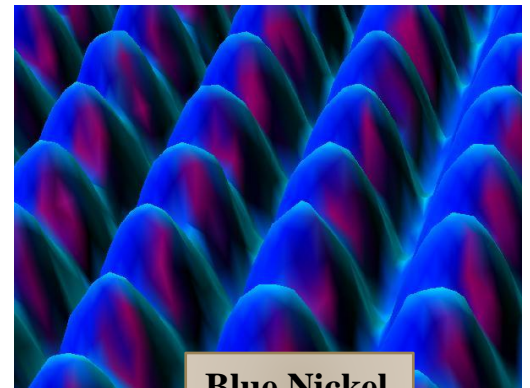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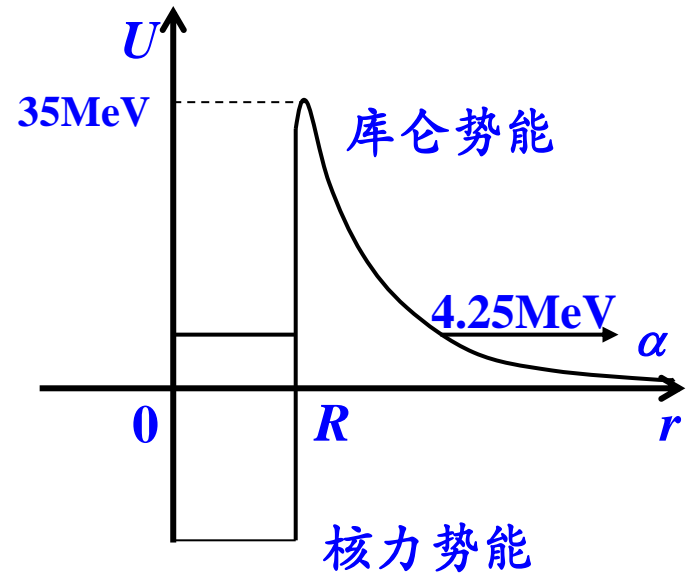
Reflection and tunnelling of an electron wavepacket directed at a potential barrier



- The bright spot moving to the left is the reflected part of the wavepacket.
- A very dim spot can be seen moving to the right of the barrier. This is the small fraction of the wavepacket that tunnels through the classically forbidden barrier.
- Also notice the interference fringes between the incoming and reflected waves.

量子隧道效应的应用

- 放射性原子核的 α 粒子衰变现象。
- 热核反应所释放的核能是两个带正电的核，如 ^2H 和 ^3H ，聚合时产生的。
- 隧道二极管就是通过控制势垒高度，利用电子的隧道效应制成的微电子器件，它具有极快(5ps以内)的开关速度，被广泛地用于需要快速响应过程。
- 利用电子的隧道效应 \Rightarrow 扫描隧穿显微镜 (STM)，可观测固体表面原子排列的状况。



扫描隧穿显微镜 (STM)

- 扫描隧穿显微镜(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)是可以观测原子的超高倍显微镜。
- STM原理
 - 利用探针在样品表面扫描时，样品表面和针尖之间间距有间隙，形成了电子的势垒，间隙越小势垒宽度越窄，隧道电流 I 越大。
 - 隧道电流 I 样品和针尖间距离 S 的关系

$$I \propto U e^{-A\sqrt{\Phi}S}$$

$$T \approx e^{-\frac{2a}{\hbar}\sqrt{2m(U_0-E)}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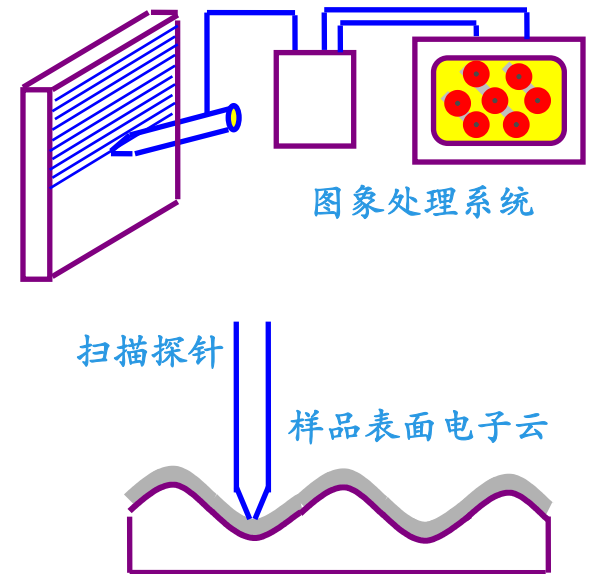
S — 样品和针尖间的距离

U — 加在样品和针尖间的微小电压

A — 常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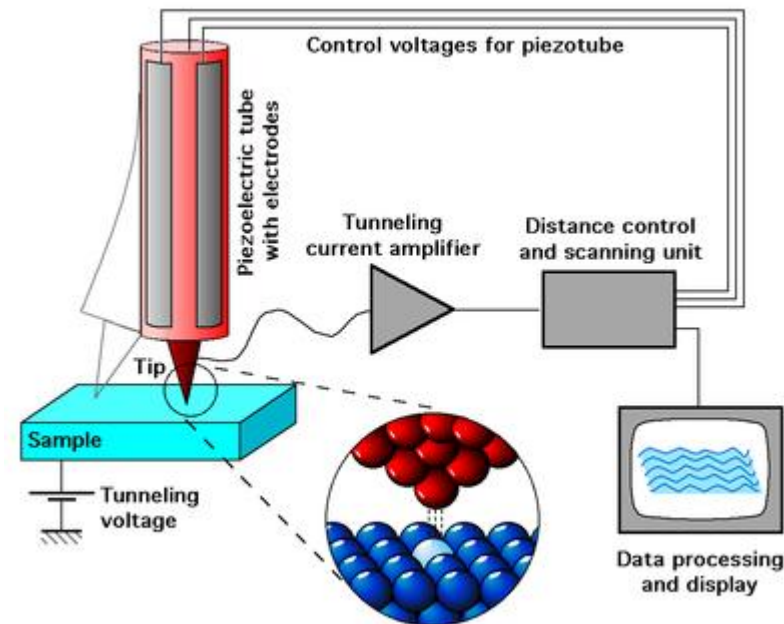
Φ — 平均势垒高度

通过测量电路中的电流，反推出距离 S ，绘出样品表面形貌图（立体图）



扫描隧穿显微镜讨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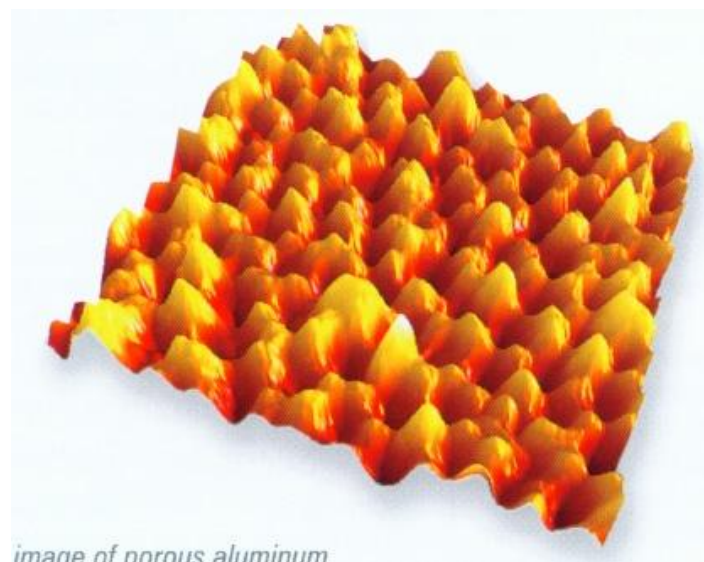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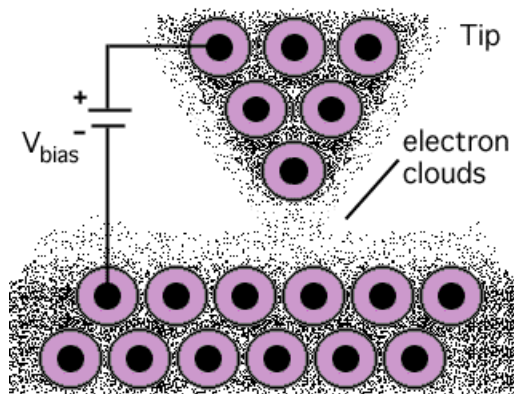
- 实验表明： S 只要改变 0.1nm （原子直径线度），就会引起 I 变化1000倍左右。
- 利用隧道效应的这种灵敏特性，将一金属做成极细的探针（针尖细到一个原子大小），在另一金属样品表面附近扫描，它能够以原子级的空间分辨率去观察物质表面的原子结构。
- 具有原子尺度的高位置分辨率
 - xy 方向 $\sim 0.1\text{nm}$ ； z 方向 $\sim 0.01\text{nm}$
- 在大气压下或真空中均可以工作
- 无损探测 \Rightarrow 物质表面的3D图像
- 电流反馈系统避免针尖损伤
- 表面结构研究，表面纳米级加工



扫描探针显微分析技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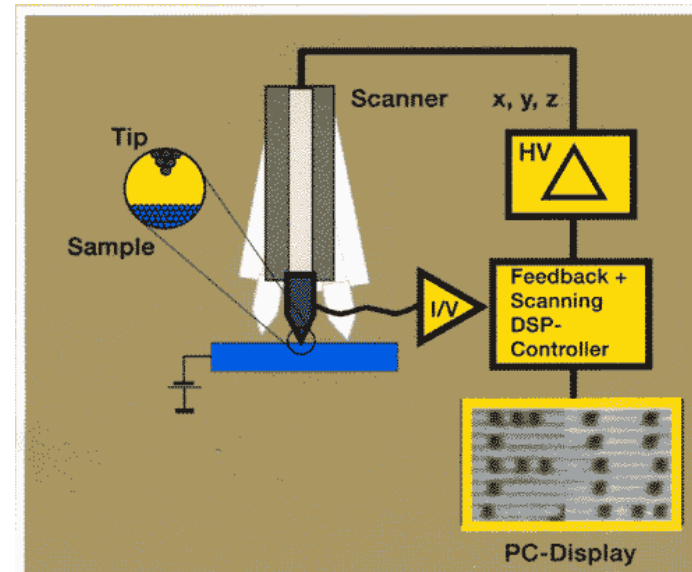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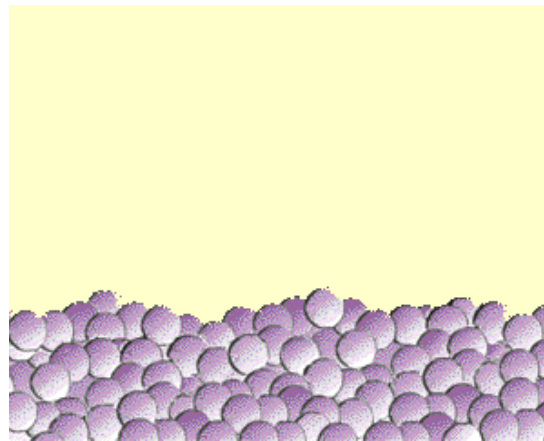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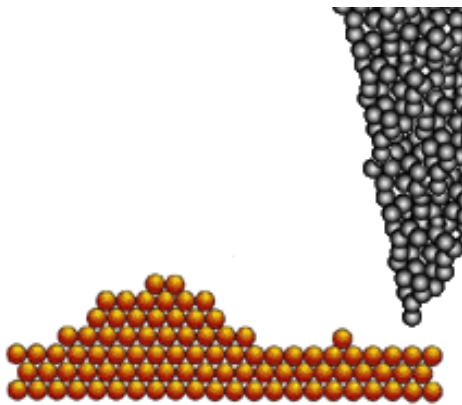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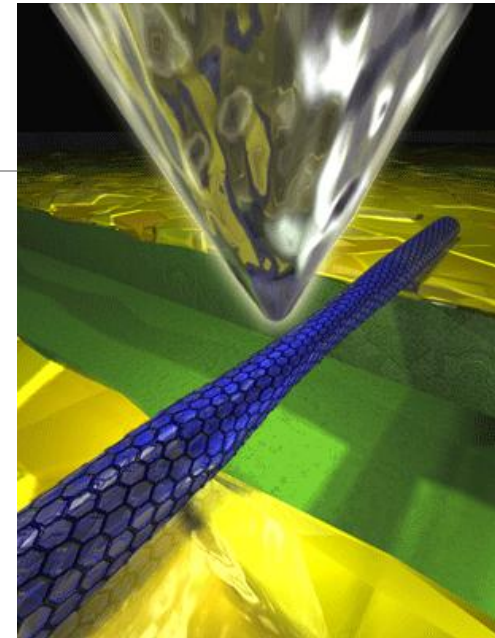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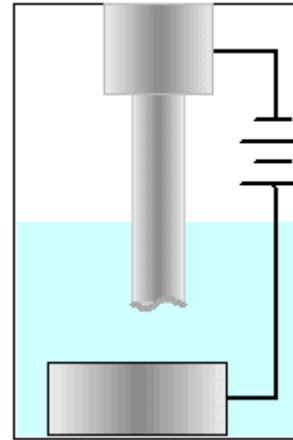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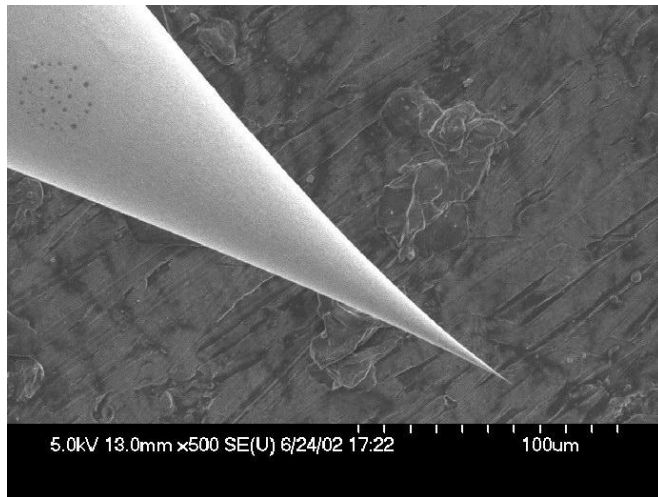
STM是利用量子力学中的隧道效应对样品表面进行分析观察的。

当探针靠近待观察材料的表面时，双方原子外层的电子云略有重叠。此时在针尖和材料之间施加一小电压，便会引起隧道效应：电子在针尖和材料之间流动。



STM探针针尖的形状、大小和化学纯度直接影响样品与针尖间的隧道电流，从而影响STM图像的质量和分辨率。

扫描探针显微分析技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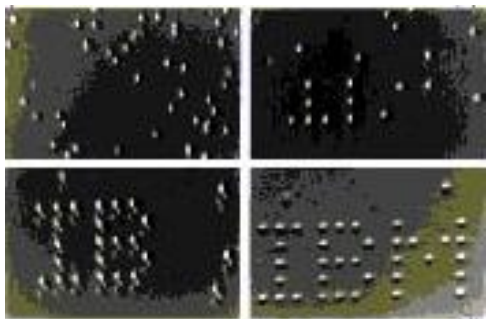


扫描探针显微分析技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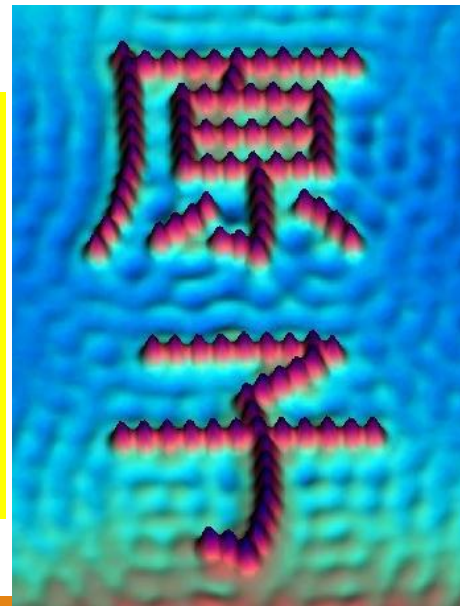
🔍 由于隧道电流(nA级)随距离而剧烈变化,让针尖与样品表面保持恒定距离而移动(扫描),记录每点上的电流值。表面那些“凹凸不平”的原子造成的电流变化,通过计算机处理,便能在显示屏上绘出材料表面三维的原子结构图,并达到空前的高分辨率(横向可达0.1nm,纵向可达0.01nm)。➔ 放大倍数可达上亿倍 ($1 \times 10^{-10} \text{m} \times 10^8 = 1 \times 10^{-2} \text{m}$)

😊 探针“拾起”、“移动”、“排布”表面原子。

1989年,IBM公司的科学家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上的探针,成功地在Ni基板上移动36个氩原子、使其按自己的意志组合成“IBM”三个字母。STM作为一种工具,在表面加工和集成电路等领域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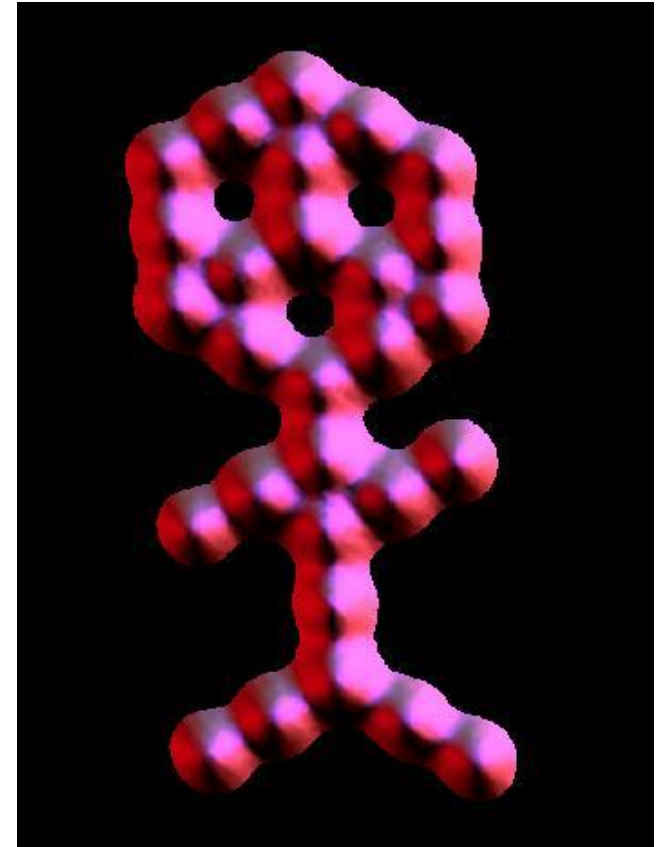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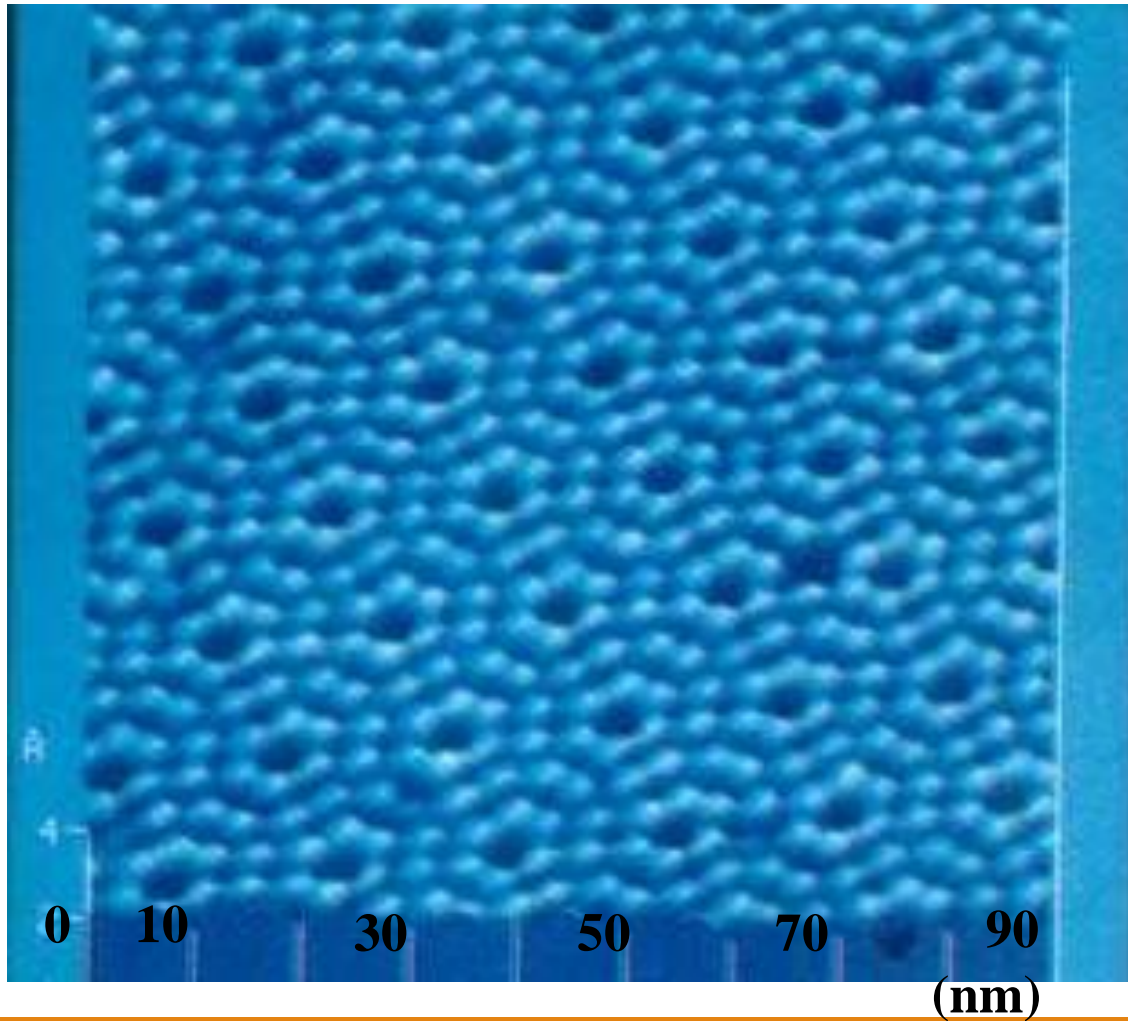


1993年Eigler等在Cu(111)表面上成功地移动了101个吸附的铁原子,写成中文的“原子”两个字。



STM扫描图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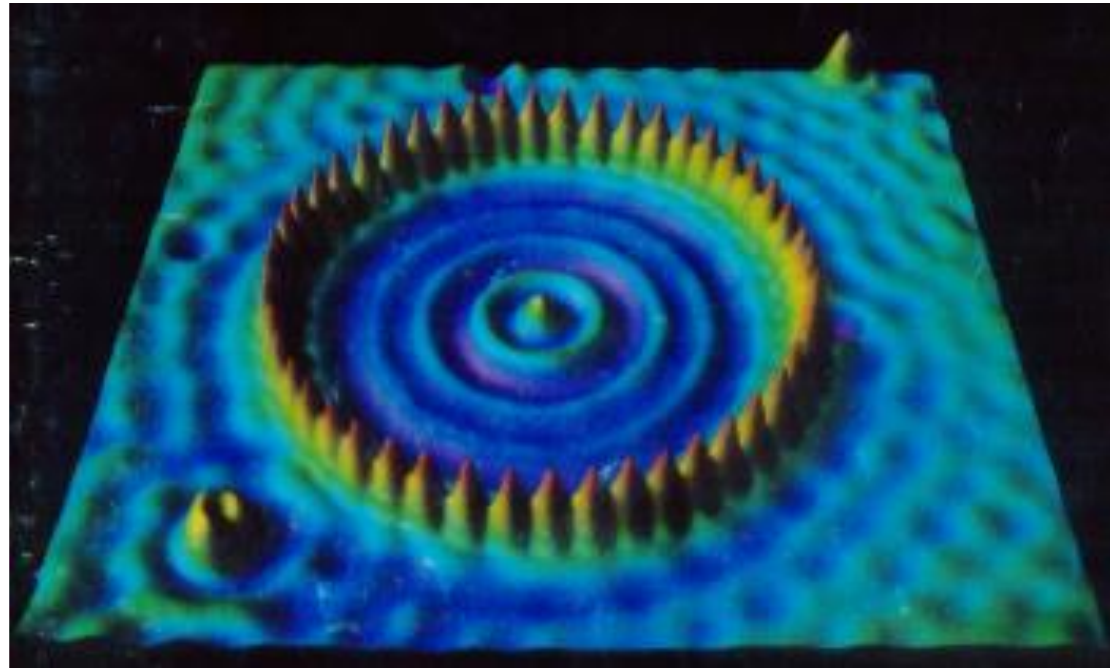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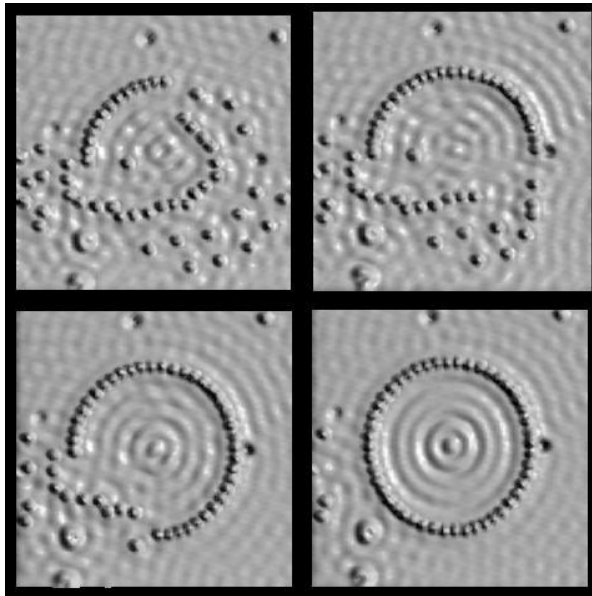
硅晶体表面的STM扫描图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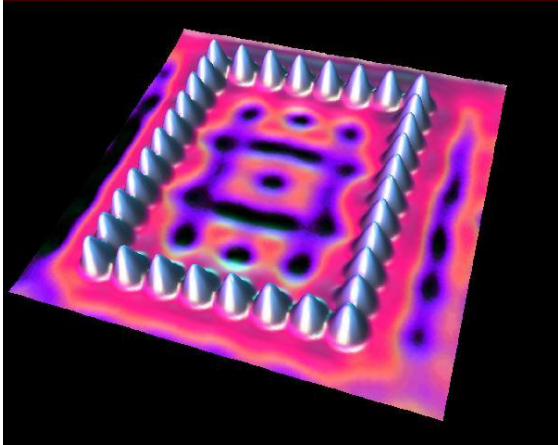
**Carbon Monoxide on
Platinum (111)**

STM扫描图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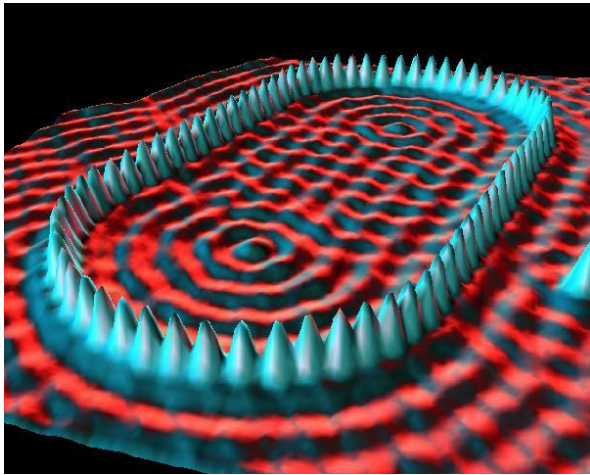
- 镶嵌了48个Fe原子的Cu表面的扫描隧道显微镜照片。48个Fe原子形成电子“围栏”，围栏中的电子形成驻波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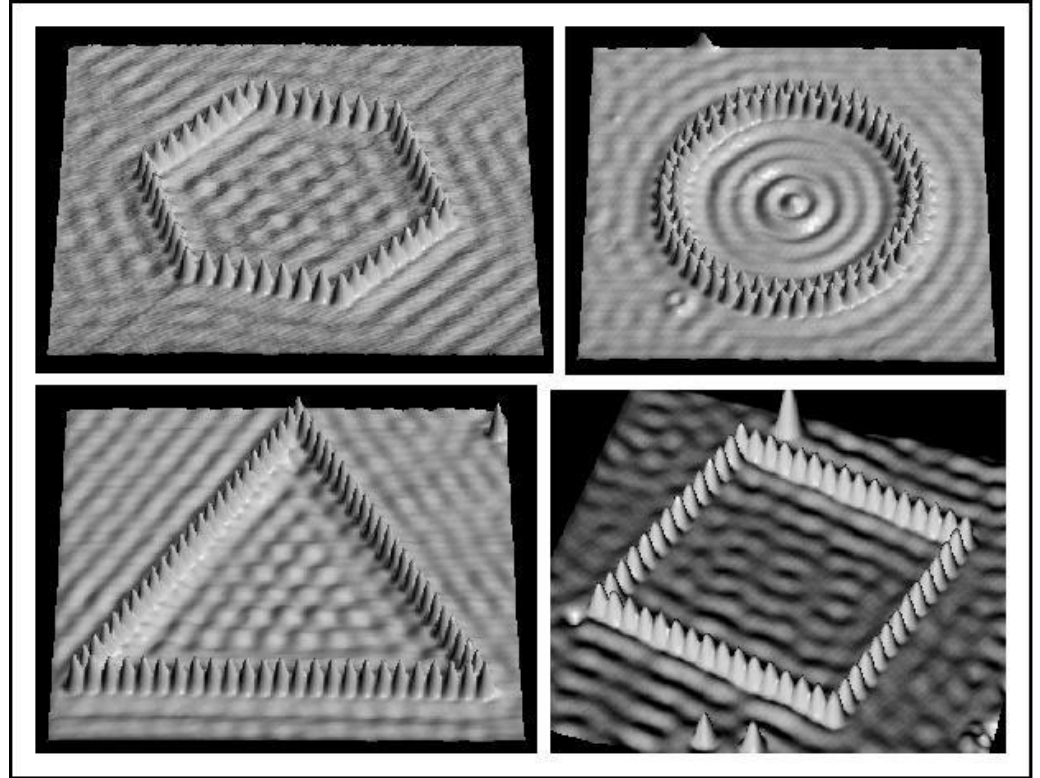
STM扫描图象



Iron on Copper -rectangular



Stadium Corral



1986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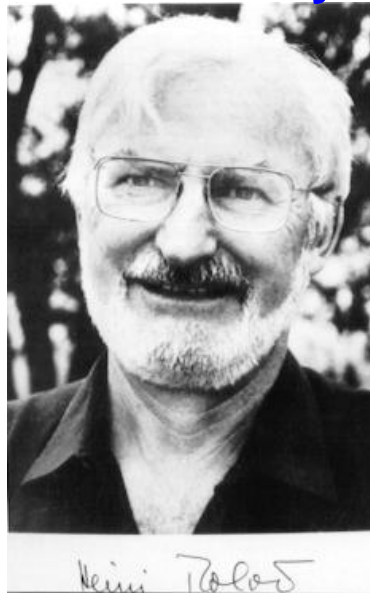
- 前两人是扫描隧穿显微镜的直接发明者，第三人是 1932年电子显微镜的发明者

IBM Zurich Research Laboratory



宾尼

(Germany, 1947-)



罗赫尔

(Switzerland, 1933- 2013)



鲁斯卡

(Germany 1906-1988)

一维谐振子（抛物线势阱）

$$\hat{H}\phi(r) = E\phi(r)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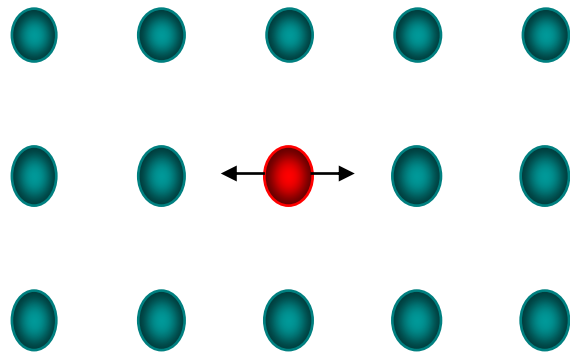
- 晶体中原子围绕平衡位置作小振动时可近似认为是谐振动：

$$U(x) = \frac{1}{2}kx^2$$

- 哈密顿量

$$\hat{H} = -\frac{\hbar^2}{2m} \frac{d^2}{dx^2} + \frac{1}{2}kx^2$$

- 定态薛定谔方程 $(-\frac{\hbar^2}{2m} \frac{d^2}{dx^2} + \frac{1}{2}kx^2)\Phi(x) = E\Phi(x)$



简谐振动： $k = m\omega^2$ ，则：

$$\frac{d^2\Phi}{dx^2} + \frac{2m}{\hbar^2} \left(E - \frac{1}{2}m\omega^2 x^2 \right) \Phi = 0$$

一维谐振子（抛物线势阱）

利用级数展开法解该微分方程。波函数满足的自然条件进一步限制了能量 E 的取值。主要结论如下：

- 能量 E 是量子化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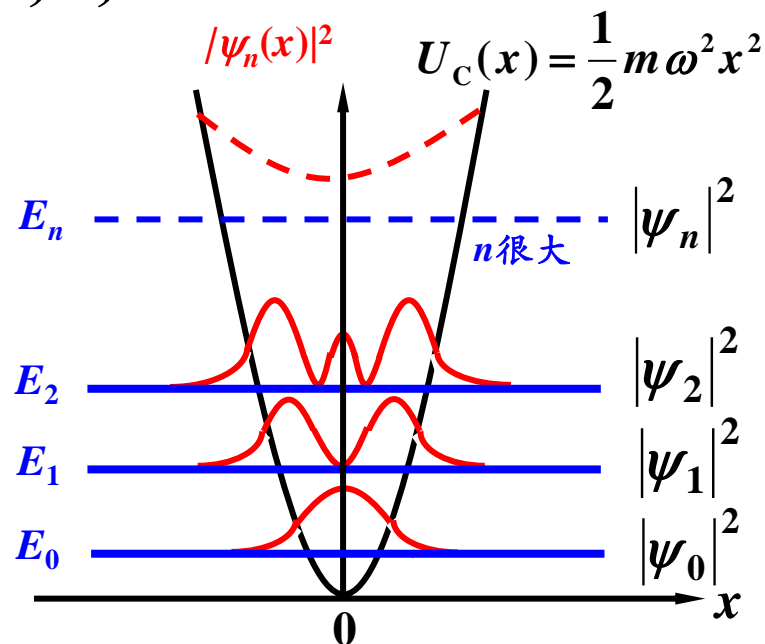
$$E_n = \left(n + \frac{1}{2}\right)\hbar\omega \quad n = 0, 1, 2, \dots$$

- 能量间隔均匀：

$$\hbar\omega = h\nu$$

- 最低能量(零点能)不为零

$$E_0 = \frac{1}{2}\hbar\omega \neq 0$$



一维谐振子波函数

$$\text{波函数: } \psi_n(x) = \left(\frac{\alpha}{2n\sqrt{\pi}n!} \right)^{1/2} H_n(\alpha x) e^{-\frac{1}{2}\alpha^2 x^2}, \quad \alpha = \sqrt{\frac{m\omega}{\hbar}}$$

H_n 是厄密 (Hermite) 多项式, 最高阶是 $(\alpha x)^n$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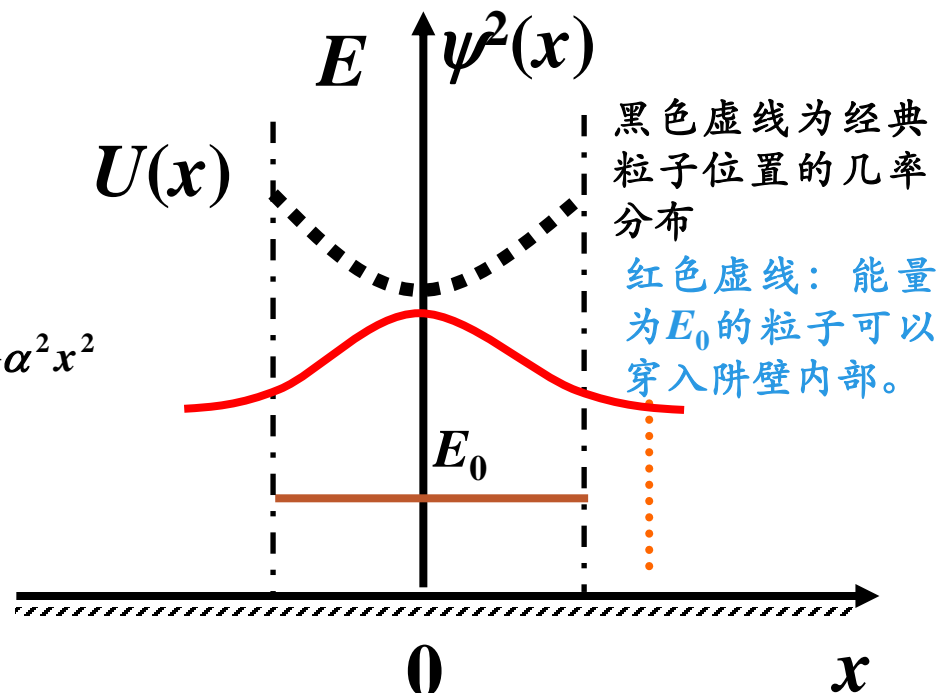
$$\psi_0(x) = \left(\frac{\alpha}{\sqrt{\pi}} \right)^{1/2} e^{-\frac{1}{2}\alpha^2 x^2}$$

$$\psi_1(x) = \left(\frac{\alpha}{2\sqrt{\pi}} \right)^{1/2} \cdot 2(\alpha x) e^{-\frac{1}{2}\alpha^2 x^2}$$

$$\psi_2(x) = \left(\frac{\alpha}{8\sqrt{\pi}} \right)^{1/2} [2 - 4(\alpha x)^2] e^{-\frac{1}{2}\alpha^2 x^2}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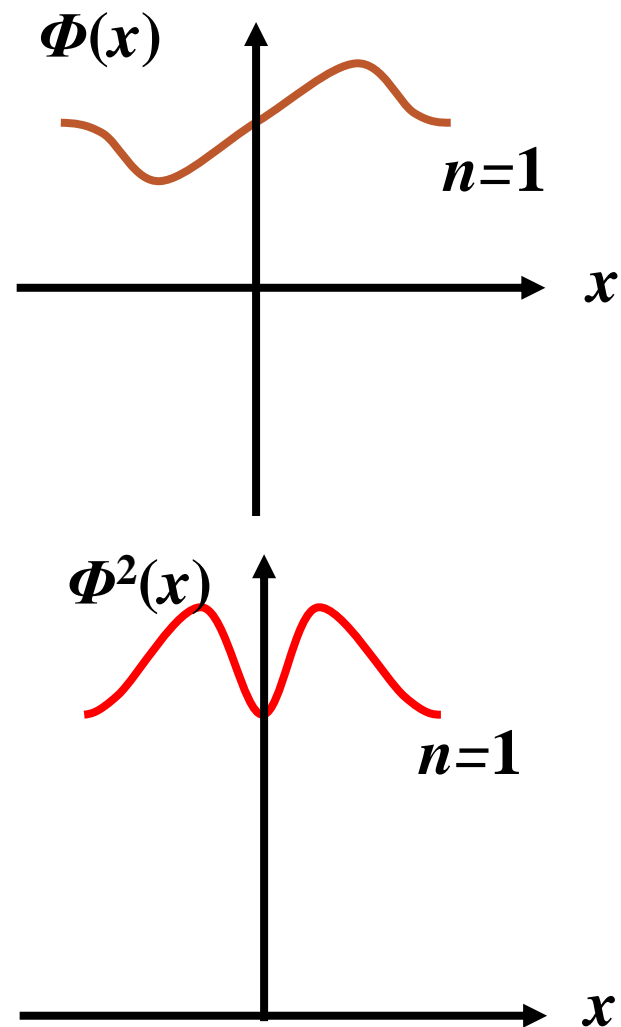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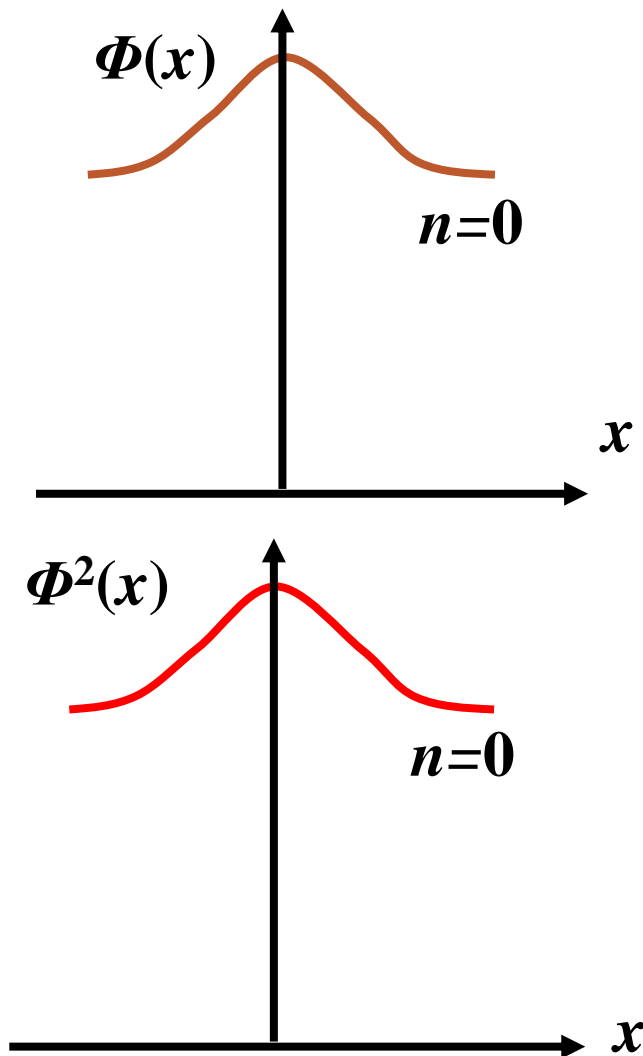
⋮

⋮



量子粒子位置几率分布与经典粒子分布有明显的区别

谐振子几个波函数和位置几率密度



一维谐振子的对应原理

经典谐振子的机械能与速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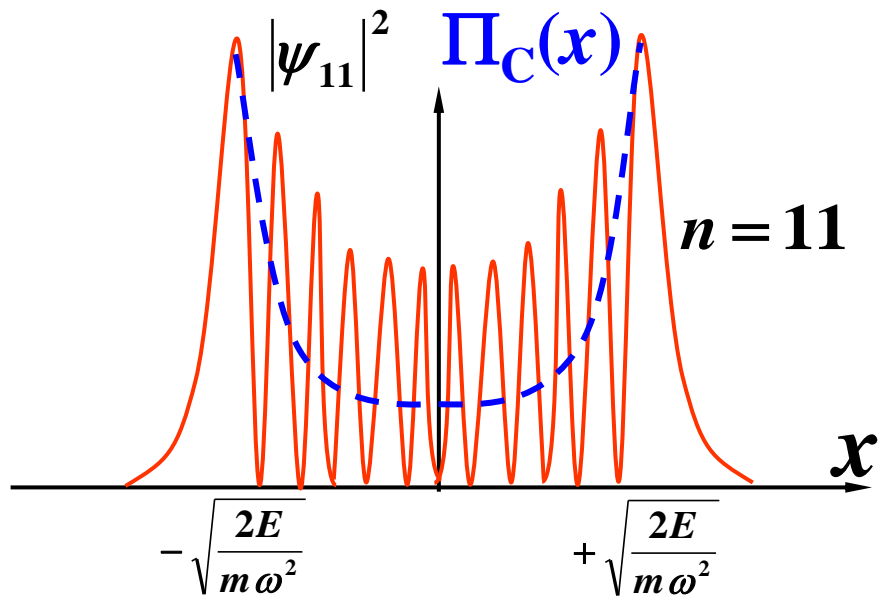
$$E = \frac{1}{2}mv^2 + \frac{1}{2}m\omega^2 x^2 \quad \longrightarrow \quad v = \sqrt{\frac{2E}{m} - x^2\omega^2}$$

经典谐振子概率密度

$$\Pi_C(x) = \frac{1}{\pi \sqrt{\frac{2E}{m} - \omega^2 x^2}}$$

线性谐振子 $n=11$

时的概率密度分布：



- 玻尔于1923年提出**对应原理**：即在量子数很大而改变很小的情况下，量子理论所得的结果应趋近于经典物理学的结果，反之亦然。经典物理学可以认为是量子物理学的一个近似。

平均值与算符

经典求重心的问题（平均值）

- 长为 L 的直线：平均值 $\bar{x} = \frac{\int_0^L x dx}{\int_0^L dx} = \frac{L}{2}$
- 如果不均匀的质心： $\bar{x} = \frac{\int_0^L x \rho(x) dx}{\int_0^L \rho(x) dx}$
- $\overline{f(x)} = \frac{\int_0^L f(x) P(x) dx}{\int_0^L P(x) dx} \quad (\int_0^L P(x) dx = 1)$
- $P(x)$ 是 $f(x)$ 在 x 定义域范围内的几率分布
 - ❖ P 在量子力学中即为 $|\Psi|^2 = \Psi^* \Psi$ ，因此有 $\int \Psi^* \Psi dx = 1$
- 则 $\bar{f} =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^*(x) f(x) \Psi(x) dx$

问题：测不准原理 \Rightarrow 动量和位置的关系不确定；无法求动量的平均

● 运动学变量空间

* 四维时空: $P = (ct, \vec{r})$

* 四维动量: $p = (E, \vec{p})$

● 波函数在时空和动量表象中的表示

* 时空坐标空间: $\Psi(\vec{r}, t)$

* 动量坐标空间: $\Phi(\vec{p}, E)$

● 坐标表象和动量表象中波函数的变换

* 已知 $\Psi(\vec{r}) \rightarrow \Phi(\vec{k}) = \frac{1}{(2\pi)^{3/2}} \int \int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(\vec{r}) \exp(-i\vec{k} \cdot \vec{r}) d^3 \vec{r}$

* 已知 $\Phi(\vec{k}) \rightarrow \Psi(\vec{r}) = \frac{1}{(2\pi)^{3/2}} \int \int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hi(\vec{k}) \exp(+i\vec{k} \cdot \vec{r}) d^3 \vec{k}$

* 坐标表象与动量表象称之为**一对共轭表象**，它们是相互等价的。

* 把时空坐标 $P = (ct, \vec{r})$ 与能动量 $p = (E, \vec{p})$ 称之为**一对共轭运动学量**。

动量的平均值

- 量子力学中如何得到一些经典力学量的平均值呢？
- 在动量表象中，动量的平均值为

$$\bar{p} =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hi^*(k) p \Phi(k) dk \quad \text{其中: } p = \hbar k,$$

$\Phi(k)$: 在 $k \rightarrow k + dk$ 动量范围内的粒子几率幅,

$$\Phi(k) = \frac{1}{\sqrt{2\pi}}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(x) e^{-ikx} dx$$

$$\Psi(x) = \frac{1}{\sqrt{2\pi}}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hi(k) e^{ikx} dk$$

$$\text{则 } \bar{p} =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^*(x) \left(-i\hbar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 \right) \Psi(x) dx$$

算符的引入

- 引入算符的概念: $\hat{p}_x = -i\hbar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$
使得: $\bar{p} =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^*(x) \hat{p}_x \Psi(x) dx$
- 同理推广到不同力学量A的平均值:
 $\bar{A} =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^*(\vec{r}) \hat{A} \Psi(\vec{r}) d\vec{r}$
- 量子力学的又一个基本假设: 系统的任何力学量均对应一个算符, 力学量所能取的值是其相应算符的本征值。

位置空间的一些算符

- 坐标算符: $\vec{r} \rightarrow \hat{\vec{r}} = \vec{r}$ (就是它自己!) $\hat{x} = x$
 - 在位置空间里, 任何能写成位置函数的可观测物理量, 其算符就是其本身
- 动能算符: $\hat{p}^2 \rightarrow \hat{\vec{p}} \cdot \hat{\vec{p}} = (-i\hbar\nabla) \cdot (-i\hbar\nabla) = -\hbar^2\nabla^2$

$$T = \frac{p^2}{2m} \longleftrightarrow \hat{T} = -\frac{\hbar^2}{2m} \nabla^2$$

- 能量算符 (哈密顿算符):

在势场中, 一个粒子的动能与势能函数之和叫哈密顿量, 记为H, $H=T+V$ 由此式可知哈密顿算符为

$$E = \frac{\vec{p}^2}{2m} + U(\vec{r}) \longleftrightarrow \hat{H} = -\frac{\hbar^2}{2m} \nabla^2 + U(\vec{r})$$

- 薛定谔方程:

$$\hat{H}\psi(\vec{r}) = E\psi(\vec{r}) \longrightarrow$$

定态薛定谔方程就是求解哈密顿算符的本征方程
能量 \rightarrow 本征值 \rightarrow 实验测量值只能是本征值之一
波函数 \rightarrow 本征函数

角动量算符

- 原子物理中一个重要的力学量：

$$\vec{L} = \vec{r} \times \vec{p} = \begin{vmatrix} \vec{i} & \vec{j} & \vec{k} \\ x & y & z \\ \hat{p}_x & \hat{p}_y & \hat{p}_z \end{vmatrix} \quad \longrightarrow \quad \begin{cases} \hat{L}_x = y\hat{p}_z - z\hat{p}_y = -i\hbar \left(y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z} - z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y} \right) \\ \hat{L}_y = z\hat{p}_x - x\hat{p}_z = -i\hbar \left(z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 - x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z} \right) \\ \hat{L}_z = x\hat{p}_y - y\hat{p}_x = -i\hbar \left(x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y} - y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 \right) \end{cases}$$

$$\hat{L} = \hat{r} \times \hat{p} = -i\hbar \hat{r} \times \nabla, \quad \hat{L}^2 = \hat{L} \cdot \hat{L} = \hat{L}_x^2 + \hat{L}_y^2 + \hat{L}_z^2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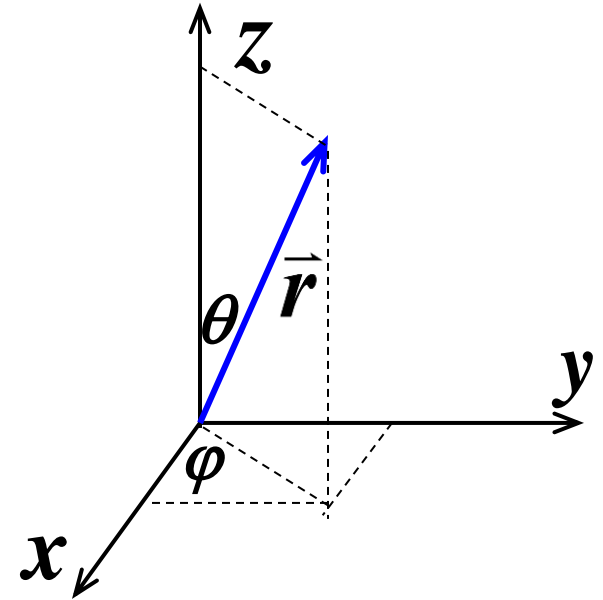
在 $\hat{L}_x, \hat{L}_y, \hat{L}_z, \hat{L}^2$ 四个算符中，并不能同时测到确定值。只有 \hat{L}_z, \hat{L}^2 可以同时有确定值和共同本征态函数，而这时 \hat{L}_x, \hat{L}_y 就没有确定值。

对易关系

在球极坐标中:

$$\begin{cases} x = r \sin \theta \cos \varphi \\ y = r \sin \theta \sin \varphi \\ z = r \cos \theta \end{cases}$$

$$\begin{cases} \hat{L}_x = i\hbar \left(\sin \phi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theta} + \operatorname{ctg} \theta \cos \phi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phi} \right) \\ \hat{L}_y = i\hbar \left(-\cos \phi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theta} + \operatorname{ctg} \theta \sin \phi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phi} \right) \\ \hat{L}_z = -i\hbar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phi} \end{cases}$$



角动量算符的模方为:

$$\begin{aligned} \hat{L}^2 &= \hat{L} \times \hat{L} = \hat{L}_x^2 + \hat{L}_y^2 + \hat{L}_z^2 \\ &= -\hbar^2 \left[\frac{1}{\sin \theta}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theta} \left(\sin \theta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theta} \right) + \frac{1}{\sin^2 \theta} \frac{\partial^2}{\partial \phi^2} \right] \end{aligned}$$

(直角坐标)

(球极坐标)

算符的对易关系

$$[\hat{A}, \hat{B}] = \hat{A} \cdot \hat{B} - \hat{B} \cdot \hat{A}$$

- 两个算符对易则有：

$$[\hat{A}, \hat{B}] = \hat{A} \cdot \hat{B} - \hat{B} \cdot \hat{A} = 0$$

- 这两个力学量可以同时确定。例如哈密顿算符和角动量平方算符对易，所以能量和角动量可以同时确定。
- $[\hat{A}, \hat{H}] = 0$, 令 $\hat{H}\varphi = E\varphi$ 则 $\hat{H}(\hat{A}\varphi) = \hat{A}(\hat{H}\varphi) = \hat{A}(E\varphi) = E(\hat{A}\varphi) \Rightarrow \hat{A}\varphi$ 也是 \hat{H} 的本征函数！且允许 $\hat{A}\varphi = \lambda\varphi$
- 两个算符不对易则有：

$$[\hat{A}, \hat{B}] = \hat{A} \cdot \hat{B} - \hat{B} \cdot \hat{A} \neq 0$$

- 这两个力学量不能同时确定。如 $[\hat{x}, \hat{p}_x] = i\hbar$

算符的本征值问题

- 算符 \hat{A} 的本征方程： $\hat{A}\psi_A = A\psi_A$
 - 算符 \hat{A} 作用于自己的本征函数 ψ_A ，等于一个数值 A 乘以 ψ_A 。解这个方程，就可得到算符 \hat{A} 的一套本征函数 ψ_A 和相应的一套本征值 A 。
 - 一粒子可以有多个可测的物理量。若某粒子处于力学量 A 的本征态，则测量 A 时将得到确定值。若在 A 的本征态下测量另一个力学量 B 时，是否能得到确定的值，就不一定了。如果 A ， B 能同时具有确定值，那么它们就具有共同的本征态。

- 例如：定态薛定谔方程求解能量和定态波函数

$$\hat{H}\varphi = E\varphi$$

束缚态： E_1, E_2, \dots, E_n （能量本征值）

$\varphi_1, \varphi_2, \dots, \varphi_n$ （能量算符的本征函数或本征态）

任一力学量

$$A(\vec{r}, \vec{p}) \rightarrow \hat{A}(\vec{r}, -i\hbar\nabla)$$

(经典)

(量子)

力学量算符的本征值和本征函数

当算符 \hat{A} 作用在波函数 ψ_n 上, 若其结果是

$$\hat{A}\psi_n = A_n\psi_n$$

$$\left(\text{例如 }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 e^{ax} = a \cdot e^{ax} \right)$$

称上式为算符 \hat{A} 的本征方程 (eigenequation)

A_n 称为力学量 A 的一个本征值 (eigenvalue)

ψ_n 描述力学量 A 取确定值 A_n 时的本征态。

ψ_n 称为相应于 A_n 的本征函数 (eigenfunction)

由本征方程解出的全部本征值就是相应力学量的可能取值

° $\{A_1, A_2 \dots\}$ 构成力学量 A 的本征值谱 (spectrum)

$\{\psi_1, \psi_2 \dots\}$ 构成力学量 A 的本征函数系

\hat{A} 的本函数 ψ_n 是 A 取定值 A_n 的本征态。

在态 ψ_n 上测量力学量 A , 只能测得 A_n 。

如定态薛定谔方程: $\hat{H}F(x) = EF(x)$

就是能量的本征方程, \hat{H} 就是能量算符,

Φ_n 就是能量取本征值 E_n 时的本征函数。

若一个本征值对应于 n 个本征函数, 则称这一本征函数是 n 度简并的。

例：动量算符 $\hat{p}_x = -i\hbar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$ 的本征方程是

$$-i\hbar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x} \Phi_{p_x} = p_x \Phi_{p_x}$$

在直角坐标系下，该动量本征方程的解为：

$$\Phi_{p_x}(x) = \frac{1}{\hbar} e^{\frac{i}{\hbar} p_x \cdot x}$$

这正是一维自由粒子波函数的空间部分，

它给出了自由粒子的动量 p_x 。

要使得两个力学量同时都有确定的本征值的条件是，它们有共同的本征函数，数学上要求它们的算符对易。

两个不对易的力学量没有共同本征函数，不能同时具有确定值，满足不确定关系。

本征函数的性质（以一维为例）

1. \hat{A} 的本函数 $\psi_n(x)$ 是 A 取定值 A_n 的态

在态 $\psi_n(x)$ 上测量力学量 A ，只能测得 A_n 。

2. \hat{A} 的本函数系 $\{\psi_n(x)\}$ 构成正交、归一的完备函数系：

(1) 本征函数总可以归一化：

$$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_n^*(x) \psi_n(x) dx = 1$$

(2) 本征函数有正交性（可严格证明）：

$$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_m^*(x) \psi_n(x) dx = \delta_{mn} = \begin{cases} 1, & m = n \\ 0, & m \neq n \end{cases}$$

(3) 本征函数具有完备性:


任一物理上合理的归一化波函数, 都可由力学量 A 的本征函数系展开:

$$\Psi(x) = \sum_{n=1}^{+\infty} C_n \psi_n(x), \quad \sum_{n=1}^{+\infty} |C_n|^2 = 1$$

$|C_n|^2$ 为 $\Psi(x)$ 中包含 $\psi_n(x)$ 状态的百分比。

3. 力学量 A 的平均值

在状态 $\Psi(x)$ 上对力学量 A 作多次 (大数) 测量,

则 $\bar{A} = \sum_{n=1}^{\infty} |C_n|^2 A_n$  $\bar{A} = 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\Psi^*(x) \hat{A} \Psi(x) dx$

可证

本堂课内容回顾

➤ 薛定谔方程

- 自由粒子薛定谔方程
- 含时薛定谔方程 (+ 势能)
- 定态薛定谔方程 (势能不随时间变化)
- 一维无限深方势井
- 一维有限深方势井
- 一维散射
- 一维谐振子
- 平均值与算符

➤ 平均值与算符